

林問樵著

知行新論

論 新 行 知

著 樵 問 林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初版

本書定價 元

著作者 林問樵

經售處 各大書店

不准翻印

作者另一巨著

論戰爭與交通

本書內容指出交通是滿足生活需要，保障生存要求，而使用移動工具，發揮移動力的一種移動行爲。戰爭也是滿足生活需要，保障生存要求，而使用移動力的一種移動行爲。所以交通與戰爭性質相同，一切的戰爭，必須靠着交通來進行，離開交通，戰爭不能成立。可以說戰爭乃是一種強制的或武力的交通，我們必須對戰爭與交通加以新的認識。

本書

有著作權
曾獲勳獎章

自序

作者對於知行問題，有三點意見，第一，認為「知」是知覺知識經驗技能之總稱，乃是一種抽象的名詞，不是動作，無有難易可言。這種「知」的起源有三，一是「生知」，不待學習而自然知之的，又可稱為「本能的知」或「良知」。其次是「學知」與「困知」，總稱「格致的知」或「致知」，這種「知」，必須經過格致而後始能知之，格致是求知的手段，不是「知」的本身，正和走路的走，不是路一樣。此外還有一種因格致所得的「知」長時間的記憶腦中，記憶多少時日，便能「知」多少時日，「知」因記憶的本能而存在於記憶的器官裏面，和「生知」存在於「生知」的器官裏面一樣，在習慣成自然之後，此種記憶的「知」，與「生知」相似，但不能說是「生知」。又此種記憶的「知」，當初雖靠格致而成立，既已成立之後，便靠記憶，才能留存。真正健忘的人只能格致，不能記憶，所以也不能說是「格致的知」，因此作者稱它為「記憶的知」。此種「記憶的知」，在知行問題中，佔着重要

的地位，人們的日常活動，什九靠着「記憶的知」去做。不管「生知」也好，「致知」也好，「記知也好」，總是存在於知的器官當中，不是因器官的活動而成立的。因為「知」不是動作，無有難易可言，所以說「知無難易」。這是第一點意見。其次作者認為「知之匪艱，行之維艱」的「知之」，與「知行合一」及「知難行易」的「知」，都是說的求知的工作，不是說的「知」的本身，「知之匪艱」的「知之」是動詞，意義明顯，「知行合一」的「知」，是指問思明辨一類的求學的動作說的，「知難行易」的「知」，也是完全指着求知的工作說的，這種求知的工作，可以稱為「知之」或「致知」，來源有學而知之與困而知之二種，學知是仿效他人，困知是自行求知，學知普通都比行易，困知則比行難。譬如學徒跟老師初次學做一樣東西，比初次自己做來得容易，許多事情，一聽就懂，做起來總比較麻煩，可見學知比行容易。自行求知的困知，則須經過研究試驗與創造發明的間段，必定要比行難。學知比行易，困知比行難，所以說「知之」「行之」互有難易。第三，以實用主義的立場來說，易知的事情，致知容易，可以少用精力，難行的事情，實行困難，必須多用精

力，所以「知易行難」的事情，可以少用精力於致知，必須多用精力於實行，換句話說，可以輕知，必須重行。反之，「知難行易」的事情，實行可以少用精力，致知必須多用精力，可以輕行，必須重知。重其難者而輕其易者，這是第三點意思。

本書以闡述上面三點意思爲主，首先說明知行問題的重要性，其次摘述各派知行學者主張的要旨用以明瞭知行問題的概要，三章分析知行的意義，作爲比較難易的依據，四章提出「知無難易」的主張，五六七三章分別說明「知之行之」互有難易的複雜關係，第八章再將知行問題作一概括說明，並附帶提出難知者應重知，難行者應重行的理由。

上述意見，是否正確，不得而知，惟自信立場純正，既不拘囿於前人的主張，束縛自己的思想，亦不對前人吹毛求疵，以自誇炫。純爲研究學術探求真理而努力，故僅表達己意，並不批評他人。本此意旨，從事研究，將研究所得，坦白提出，以就正於社會賢達之前。

又此書脫稿，已有數年，茲因老母年屆七旬，無以爲壽，且不能歸省，心甚不安，

知行新論 自序

四

此書爲近年心血所積，特以付印，敬爲母壽，以誌獻我赤心之意。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元月青田林問樵自序於南京

知行新論目次

一、知行問題之重要性

1. 先賢重視知行問題之言論
2. 先賢之致知方法
3. 知行問題對人們的影響

二、前人對知行主張之派別

1. 知之匪艱行之維艱
2. 知行合一
3. 知難行易
4. 知有難易行亦有難易

知行新論 目次

二

5. 知難行亦不易

6. 道德是知易行難科學技術是知難行易

7. 對各派之總檢討

三、知行的意義

1. 知之起源

2. 知之種類

3. 知與行的分別

4. 知行之累積與分工

5. 知行難易比較的範圍

四、知無難易

五、知之難行之易

I. 創造發明的知

2. 研究試驗的知

六、知之易行之難

I. 本能的知

2. 記憶的知

七、知之行之互有難易

八、結論

知行新論

一、知行問題之重要

I. 先賢重視知行問題之言論

知行問題，在我國學術上佔着重要的地位，不但是哲學上的重要問題，且是政治上教育上甚至做人做事上的重要問題。古來學者對此問題有研究並有主張的代不乏人，他們對知行的難易，主張雖不甚相同，而認問題的重要，則意見一致，所以我們研究此項問題，首先應該知道它的重要性，茲將前輩重視知行問題的言論，擇要摘述，以作本書的開頭：

(一)孫中山先生認「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一說，破壞革命，妨礙進化。在心理建設自序中說：

「革命初成，黨人卽起異議，謂予所主張者，理想太高，不適中國之用，衆口鑠金，一時風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爲民國總統時之主張，反不若爲革命領袖時之有效而見之實行矣，此革命建設之所以無成，而破壞之後，國事更因以日非也。……其所以然者，非盡關於功成利達而移心，多以思想錯誤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錯誤爲何？卽「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之說也。……嗚呼！此說也，予生平之最大敵也！其威力當萬倍於滿清。夫滿清之威力，不過祇能殺吾人之身耳，而不能奪吾人之志也。乃此敵之威力，則不惟能奪吾人之志，且足以迷億兆之心也。是故滿清之世，予之主張革命也，能日起有功，進行不已，惟自民國成立之日，則予之主張建設，反致半籌莫展，一敗塗地。吾三十年精誠無間之心，幾爲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幾爲之枯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敵！可恨哉此敵！……夫革命黨之心理，于成功之始，則被「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之說所奴，而視吾策爲空言，遂放棄建設之責任。……今日國人社會心理，猶是七年前之黨人社會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之大敵橫梗

於其中，則其以吾之計劃爲理想空言而見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學說以破心理之大敵，而出國人之思想於迷津。庶幾吾之建國方略，或不致再被國人視爲理想空談也。」

在第五章中亦說：

「予之所以不憚其煩，連篇累牘，以求發明行易知難之理者，蓋以此爲救中國必由之道也。」

(二)王陽明先生認知行是合一的，因當時世人卻認先知後行，把它分作兩件事，所以傳習錄內說：

「今人却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工夫的工夫，待知得真了，再去做工夫的工夫，故遂於終身不行，也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

「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學孝者，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孝，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

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未有不行而可以言學也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學之不能無疑則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有辨，思辨即學也，即行也。……非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辨其義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答顧東橋書）

「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忘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只是一個工夫。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工夫上補偏救弊說的，不似今人分作兩件去做。

「今人只因把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不是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便即行了。……須要澈底澈根，不使那一念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二）顧亭林先生則認知行合一說，不重實際，流弊甚大，他在日知錄上說過：

「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先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邱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反爲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於其言。」

「自宋以後，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跡，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真所謂告子未嘗知義也。」

顏習齋先生也反對知行合一之說，在其學辨內說：

「黃帝素問金匱玉函，所以明醫理也，而療疾治世，則必診脈製藥針灸摩砭之爲力也。今有妄人者，只務覽醫書千百卷，熟讀詳說，以爲予國手矣，視診脈製藥針灸摩砭

以爲術家之粗，不足學也？書日博，識日精，一人倡之，舉世效之，歧黃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可謂明醫乎？……從事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所以爲醫也，若讀盡醫書，而鄙視方脈藥餌針灸摩砭療疾救世，妄人也；不惟非歧黃，並非醫也，尙不如習一科驗一方之爲醫也。」

顏先生認爲離開實行，書本上的知識，都是紙上談兵，無補實際。言行錄禁令上說「書之病天下久矣！使生民被讀書者之禍，讀書者自受其禍，而世名之爲大儒者，方且要讀盡天下書，方且要每篇讀三萬遍，以爲天下倡，歷代君相，方且以爵祿陷天下於章句浮文之中！此局非得大聖賢大豪傑不能破矣。」

又說：

「僕亦吞砒人也，耗竭心思氣力，深受其害，以至六十餘歲，終不能入堯舜周孔之道。但於途次聞鄉塾羣兒讀書聲，便嘆曰可惜許多氣力；但見把筆作文，便嘆曰可惜許